



移情别恋

语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459
YT

移情别恋

语桐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晓 涛

封面设计: 文 苑

流行都市系列

移情别恋

(台湾)语 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10 千字

1999 年元月第 1 版 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7 - 80595 - 278 - 7/1123

定价: 9.80 元

第一章

六月的淡水，海水的颜色比平日更湛蓝。

即将在今年夏天一起毕业的杜醒文和赵尔芸并肩坐在沙岸边的大石上，吹着海风，看着海浪。杜醒文瘦削的面容，永远给人沉静且善解人意的感受，像是大海之子；小他一岁的赵尔芸，皮肤白皙，长发飘逸，秀气的五官和一脸的慧黠甜美，活脱脱是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公主。这一对众人所到之处，总是吸引住众人艳羡的眼光——年轻真好，两人是如此的相配！

“毕业后，觉得人生真的不一样了。”赵尔芸眯着眼望向大海。正午的阳光亮得发白，她的长发在风中飞扬着。

杜醒文笑说：“差不了多少吧？你每天到你父亲的公司上只，感觉就好像是改了上学的地方而已。”

赵尔芸看着他：“当然不同喽，我也可以选择不去我爸的公司上班啊。反正，真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了，虽然改变不大，但是，感觉空间宽广了起来；以前从不去注意的事、不看的新闻，我现在都会认真花心思去思考了。”

“哦？真的吗？那你有什么心得没有？”杜醒文笑着问。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由地过日子，不强求。我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个健全的家庭，顺利完成学业，还有你，我

不知道我还要些什么。”她笑答。

“尔芸，为什么不考虑出国呢？”杜醒文捡了一颗小石头在手中把玩着。

赵尔芸看着他回道：“要我说几百次，我不想出国嘛，念外文的有什么好进修的？反正我还是得待在我爸的公司里呀。”

“说穿了，就是偷懒吧？”杜醒文笑她。

赵尔芸急忙解释：“才不是呢，我不想和你离得这么远嘛。”

“反正我这两年也得去服兵役呀，再说，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感情和现实的环境。”杜醒文突然站起身，看着前方的海说道：“你认为感情的事是你我能完全掌握的吗？”

赵尔芸没好气地瞥他一眼：“你看你，又来了！你的人生里就不能少一些愤世嫉俗吗？平平凡凡的日子或轰轰烈烈的日子都好，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足够了，不是吗？”

“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是在想，我们之间真正的考验好像才刚开始也许，有些问题就要浮上台面了。”杜醒文的眼里有着许多的不确定。

赵尔芸无言以对、她有着眼前的杜醒文，不了解他为什么它没来由地提到这些令人不解又带着感伤的话。他们相恋四年了，还有什么是不能掌握的呢？她心里早已认定了这份感情，而且在所有朋友的眼中，斯文潇洒的杜醒文和自己是那么的登对又令人羡慕。

“不管你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反正你去当兵的这段日子，我还是留在台北。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是爱你的，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赵尔芸调皮地吻了下杜醒文的耳朵。

“唉，原谅我胡言乱语一通。我好怕失去你，真的；这样的感觉好像愈来愈强烈，让我不知该……尔芸，我爱你。”杜醒文转身拥紧了赵尔芸，狂乱地吻着她的长发和脸颊。

“相信我，没有什么人或任何事会让我们分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爸爸多了解你一些；所以，毕业后你要常到我家走动，其它的请你放心，好吗？”赵尔芸心急得红了眼，用最深情的拥抱回应他。

淡水的海边，是杜醒文和赵尔芸最常来的地方；这里的一景一物、一沙一石都曾经是两人共享的一切。杜醒文在淡水念书时，就是独行侠，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套房；认识赵尔芸后，感情上才有了寄托。对于他们的交往，虽然双方的父母并不是很清楚，可两人心中却已是十分笃定；但是，单纯无忧令人称羡的爱恋是否从此不会生变？毕业后的人生，是否真会有很大的变化在等着他们呢？他们不愿多作猜疑。海风中蓝空下的浪涛声里，杜醒文在阳光下紧紧地拥着赵尔芸，深深的吻代表他不变的真心。她是他的唯一，就让天地为他们的爱情作见证，生生世世、水不分离。



在加拿大直飞台北的班机上，赵尔芸的心情开始紧

张了起来。

五年了，已经五年没回台湾了。因为这几年来她都在父亲赵尚仁的特意安排下，协助哥哥赵尔劳管理赵氏集团；也因为不敢面对一分没有结果的恋情，才让赵雨芸久久都不敢踏上这个伤心地一步。

除了有良好的出身外，赵尔芸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外文系毕业的她，除了会念点书之外，所有的一切都经由父亲一手规画。说是规画，还不如说是操纵来得贴切而当年杜醒文一步步被父亲以半胁迫的方式逼离自己身边时，赵雨芸除了愣、伤心和敢怒不敢言之外，还以忙碌工作当藉口，让正在服兵役的杜醒文恨恨地骂了自己只活在梦里。也难怪他会如此生气呀，杜醒文是那么的孤傲有才气，但父亲却没给他半点机会便完全否决掉他。每每想到那一夜，杜醒文在风雨里丢下那句话后离去的情景，赵尔芸便不敢再想下去，自己有勇气背着家人和杜醒文交往四年，却没有能耐为他和自己的未来奋战，如今也只能默默地接受这苦果。

大一时，从小便弹得一手好琴的赵尔芸参加了音乐社，也因此认识了同年不同系的黎苑伦和卓育宁；而一直不曾参加校外联谊的赵尔芸在好友的怂恿之下，勉为其难地参加了一次和他校的艺文社联谊，因而认识了杜醒文。

那一次在淡水浅水湾的烤肉活动对赵尔芸来说是乏善可陈。向来不善交际的赵尔芸虽然是许多男孩子瞩目的焦点所在，但她却只对泼水湾这个地方特别感兴趣。在此之前，她对淡水并没有大多、大深的认识和印象，所

以当她独自在人群外欣赏着浅水湾的细沙时,只和一直静默在一旁的杜醒文聊了几句话;显然杜醒文也是被拉来凑人数的,因此在这样的活动中,两人同样的不自在但是赵尔芸喜欢杖醒文吊他独特的方式和语气描述淡水的一切;他像是大海之子,和湛蓝的海水一般,理直气壮他深深吸引言赵尔芸就这样,两人很自然地成为一对。

噢!想想这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赵尔芸不禁轻叹了口气,为了台北分公司员工教育训练的事,也为了参加最要好的朋友黎苑伦下个星期的婚礼,她向来了。未来的几天可以想见是非甫忙碌的。但此刻,她的思绪却像高空里的皑皑白云,飘荡荡的该往何方。



赵尔芸和黎苑伦相约在民生东路一处巷弄里的咖啡馆,两个五年不见的好友同时都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到达。赵尔芸上了浅浅的妆,并将长发随意地盘起,衬托出线条优雅的瓜子脸;淡紫色的丝质衬衫,搭配率性的长裤,展现出俐落大方的女强人风采。对坐的黎苑伦则剪去了学生时代宝贝而令人称羡的长发,眉宇之间虽不施脂粉,却显得更加柔和,一件连身的锦质蓝色洋装,一身的艺术家气息。

“真不敢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黎苑伦幽幽地说。
“而且还是为了我的婚礼。尔芸,谢谢你,真的。”

“干嘛呀,就要当新娘子的人了,怎还这样哀怨呢?”
赵尔芸怕黎苑伦提到另一个话题,赶紧话锋一转:“美丽

的钢琴老师的婚礼，有什么是小女子我能够帮忙的呢？”赵尔芸故作轻松地问。

“伴娘的人选还没决定呢，我最希望能是你，只怕你太忙了……”

见黎苑伦的脸上开始有了点喜气，兴奋地等着她的答案，赵尔芸自然是很快地点了头。

其实，赵尔芸最怕的是黎苑伦提出这个要求。就快要三十岁的女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问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更何况是在同窗好友的婚礼上呢。赵尔芸多么希望自己只要在筵席上和旁人一般举杯祝福新人就可以了，无奈黎苑伦和自己交情匪浅。况且大老远地从加拿大飞回来，难道只为一场喜宴？更因黎苑伦曾是哥哥心仪的对象，自己再怎么难堪，也得为哥哥鉴定黎苑伦的另一半；毕竟，自己那个从不知失败为何物的老哥是被黎苑伦甩掉的。

秋天的台北街头，一起风便扬起了些许凉意；和黎苑伦聊了一下午，赵尔芸不敢在黎苑伦面前多提及哥哥，而黎苑伦也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有关杜醒文的话题。更好笑的是，赵尔芸准备了半天的祝福话根本没说出口，因为第六感告诉她，黎苑伦的喜悦似乎有些造作，笑容也很勉强；但是，婚礼就要举行了，她只希望自己的直觉是错的。

两人在赵尔芸住宿的五星级饭店用过晚餐后分手，黎苑伦的牙医未婚夫准时本十点钟接走了她。

暗暗的夜空里有几颗星辰在闪烁答，而台北的夜好像才刚开始哪练仁杰、练仁杰，这是苑伦未婚夫的名字，日后，黎苑伦的名字就要和这个人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

了吗？黎允临走前说她也发了喜帖给杖醒文，直让赵雨菱心理七上八下不管杜醒文当天会不会出现，赵尔芸已在心里暗下决心，绝不让别人察觉，毕竟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但是，她真的好想再见到他，渴望得到他的消息。



回到台北的第一个早上，赵尔芸便和家里通电话赵尔擎先是交代了一些公事，如果可能，这次她在台北的出差要延长为一个月，因为要观察台北分公司实际的业务状况，也让长年没有假期的赵尔芸能够轻松一阵子，对于这样的提议，赵尔芸当然是欣然接受；但是听到赵尔擎后来又说，会由严震群为她安排一处休假住所和打理一些琐碎事宜时，赵尔芸突然感到有点头疼。严震群？那个多金又多情的公子哥儿？

去年在美国举办的经销商合作酒会时，严震群就对她穷追不舍，又是鲜花、又是晚餐邀约的，令心如止睡的赵尔芸反感极了。偏偏严震群又是台北的一员业务大将，工作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人也是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单身贵族；连赵父都在旁猛敲边鼓，帮忙严震群追求自己的掌上明珠。但是赵尔芸对他没有什么感觉，态度温和而坚定地让严震群碰了几次软钉子；而严震群倒也识趣，再也没出什么奇招。因此，两人在业务上的往来就一直维持着相敬如宾了。

然而，现下突然多了那么多时间出来，赵尔芸却感到

有点空虚了。离开台北五年了,而且她全家早已移民到加拿大、除了偶尔和黎苑伦互寄年节卡片外,她已经没有和任何朋友保持联系:像杜醒文、唐盼盼、杜娇、卓育宁……多年都不曾有交集而这次回台北,黎苑伦想必、是忙着结婚的事。赵尔芸不想老是麻烦好友……唉!就让那个讨厌的严震群打理找房子的事吧!

果真,八点钟不到,严震群就在饭店的大厅央请服务人员通知赵尔芸。

十分钟后,赵尔芸到大厅,远远就看到了神采奕奕、一身洁亮地端坐在沙发上看报的严震群。

“谢谢你这么早来接我。”赵尔芸一贯的礼貌和客气。

严震群笑着问道:“昨天怎么不让我接机呢?你知道在业务淡季里我的时间很多的。”

赵尔芸笑而不语。她实在对眼前这个殷勤的男人没有任何感觉,他并不是她喜欢的典型。

严震群又接口说:“IVAN,一年不见,你还是这样的迷人,而且很少美女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就可以出门见人,你就是这么与众不同!”严震群笑起来居然像个大小孩。

“因为我是随时都在准备工作的人。我们走吧!”面对严震群可笑的恭维,赵尔芸没有火气,却不想给他任何机会,一说完便快步往外走去。

阵阵里,严震群没敢再随意找话题,而一路上赵尔芸则频频看着车窗外一棟棟崭新的高楼建筑。台北的街道拥挤而热闹,捷运也已完成,果真有了国际都会的风采。她看着看着,竟有些失神。

“台北变得好多啊!若是只有我一个人,可能会迷路

也说不定,好多街道我已经不大认得了。”赵尔芸忍不住轻声地说。

“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重新认识台北,还有我这个人。”严震群苦笑着说。

赵尔芸看着严震群的侧面,这才仔细端详起他这个人。严震群虽然已是三十好几的男人,但脸上却没有一点的风霜历练,他笑时的模样居然可以让人微微地感受到安全和温暖。赵尔芸的心里突然涌现一丝丝的不安,自己一古脑儿地用成见去讨厌眼前这个男人,的确是有点失态;毕竟严震群对自己的好感并没有罪,又何必每次让他难堪呢?而且他又是公司里表现良好的业务经理,他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月会每天都见面呢!用平常心和他共事吧,赵尔芸在心底对自己说。

在公司简单的晨会后,赵尔芸便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开始投入工作。不一会儿工夫,便将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报告、人事异动以及特别的工作资料浏览了一遍;而严震群的工作报告,赵尔芸也看到了。其实严震群的工作能力真的不错,莫怪自己的父兄会对这个人赞赏有加。

隔着玻璃窗看出去,所有的职业都在忙碌着。赵尔芸真的打从心底佩服父亲,公司里的所有事务都不需要他的监督,却能稳稳地上轨道,只要父亲适时适地的运帐便成。而父亲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又能够完美兼顾,让一双子女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却没有骄贵的习气。父亲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她又敬又爱的长者。但是,出身书香之家的杜醒文却不是父亲喜欢的女婿典型,也由于父亲和爱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致后来杜醒文和她

的恋曲变成无言的分离。

赵尔芸果坐在办公室里，脑海中漫无边际地回想一些往事的片段，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三点；而严震群差他的秘书？CELIA 送进办公室的午餐，早已凉掉了。正想吃些东西，而 CEIIA 正巧敲了门进来。

“赵小姐，这是严经理吩咐要送给您的花，请问放在这里可以吗？”CeIIA 笑盈盈地捧着一大束蓝色的爱丽丝。

“哦，可以，谢谢你！”

见严震群竟那么有心地选了她最喜欢的花，霎时让她心生莫名的感动和期待。赵尔芸很好奇严震群会在卡片上写些什么，连忙拆开卡片；不料，卡片上竟然只有严震群的署名！赵雨芳突然有点失落，空白的卡片是否代表严震群已经打了退堂鼓？

远离车水马龙的台北市，练仁杰喜孜孜地带着黎苑伦到内湖一处幽静庭园公寓参观新居，这将是两人日后共同生活的地方。

“苑伦，这里虽然只是小房子，但是结婚后，妈也可以来和我们同住，希望你会喜欢。”练仁杰执起黎苑伦的手深情地说。

“啊！我很喜欢，谢谢你，妈妈也一定会喜欢的。”黎苑伦笑着。

“是啊，玄关的地方再加一个小门帘，书房里再买一架新的琴，就可以开始我们美丽的新生活了。”练仁杰用手不停地比划着。

“是啊，真好！我好期待啊！”黎苑伦看着眼前的未婚

夫，心里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明亮的落地窗、浅色的组合沙发、适当而极具巧思的桌椅和花台陈设……在在说明了练仁杰为两人的未来所花的心思。一份正当的工作和稳定的经济状况，斯文的仪表和善解人意的心，练仁杰真可谓是个新好男人。和这样的人生活，应该就没有烦恼了吧？黎苑伦和母亲都认为像这样可以为家庭付出、让家人衣食无忧的男人，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而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大部分是黎苑伦从小用敏感的心观察得知的。

母亲当年离开富甲一方的父亲时，身边除了半大不小的黎苑伦，什么都没有，母女两人就靠着母亲教书的微薄薪水过日子。待黎苑伦懂事后，才慢慢了解固执的母亲当年只是希望深爱的丈夫能够多放一些时间和真心在家人身上，但是自己的父亲终究是选择事业第一，让母亲寒了心；所以后来母亲对出身商贾之家的赵尔擎才会表现得那么冷峻。而她现在即使偶尔会闪过对“他”的思念，黎苑伦却也只是刻意去忽视。她在心里想着，这一辈子只要去面对自己的母亲和单纯的婚姻就好，不敢再存有风花雪月的任何一丝念头，这就是她所选择的人生。

“苑伦，待会儿我们再到南港去选一些家具，你看看我们的房子还有没有缺什么？”练仁杰突然打断了黎苑伦的心不在焉。

“不用了，你先送我回去吧，妈在等我呢。刚刚诊所不是在call你吗？”黎苑伦突然急着想离开。

“那不急，就算有病人牙痛也没关系，谁叫他们平常不定期看牙医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婚事，我根

本没有心思去想诊所的事呢；”练仁杰调皮地说。

“不可以，你还是快回去吧！家具可以以后慢慢挑呀！”黎苑伦轻声催促。

“哎，也好，省得病人的牙都掉光了，哈！”练仁杰被说服了。

两个人于是上了车，回到北投黎苑伦的住处，接着练仁杰就逗往市区的诊所。

在阳台上自送练仁杰的车子驶离巷口，黎苑伦的眼眶却湿热了起来。她真的好气自己，和练仁杰认识交往也有三年了，南部练家开明的父母早就认定她这个未来媳妇，连婚期也是自己订的，可……这个男人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吗？为什么在心里总有另一分依恋在隐隐作痛？黎苑伦甩甩头，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



离开办公室回到饭店，赵尔芸又饿、又累。离开台北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她自然是非常怀念台北满街形形色色吃喝的地方；但是要她自己、一个人出门，又直让她心里发慌，一不敢去打扰忙着婚事的黎苑伦，而原以为会对自己紧迫盯人的严震群，一早开完会就不见人影；现在的她，连个说话的对象也没有。想她赵尔芸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连吃饭都要别人张罗不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吗？想到这里，赵尔芸便很快决定换上一件连身的短洋装出门。

走出饭店门口，却看见严震群正在马路边找停车位，

而严震群也看到正要招呼计程车的赵尔芸。

“LVAN,可以麻烦你走过来吗?”严震群摇下车窗,探出头喊着。

赵尔芸见状,只能快步地走向严震群的车子。

“原来你肚子饿了,还可以走得这么快呀!”严震群笑着说。

“谁说的?我只是不想看到你的车占了别人的停车位,而且我根本不饿!”赵尔芸红着脸否认。

“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努力办公看了一堆文件,午餐也没动过,到现在还不饿,真是个投资报酬率过高的工作机器。”严震群用淡淡的口吻接着又说:“去吃碗大卤面好不好?又快又大碗,喂?”

早已饥肠辘辘的赵尔芸现在最想吃的东西还真被严震群猜中了,于是她轻声笑着点点头。

吃完了面,严震群还打包了一些豆干卤味。

“你不会要我带这些东西回到饭店里去吃吧?”赵尔芸觉得好笑。

“不是,我要带你去另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严震群神秘地笑着。

赵尔芸狐疑地上了车,才发现严震群正开往淡水的方向。赵尔苦心里立刻起了戒心,哥哥出卖了她!严震群一定已经从哥哥那里知道她和杜醒文所有的事,才会用这一计。

“你要带我去哪里?”赵尔芸冷冷的明知故问。

“你是个幸运的女孩,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严震群答非所问。他看了赵尔芸一眼,继续说:“我知道你一定

觉得我知道你很多事,是不公平的。但我希望你能了解那是出自于我对你的关心,这样也许你会多给我一些空间。”

严震群的语气认真而诚恳。

“淡水已经不像以前了。”车子已进入了渡船头的摊贩区、人车鼎沸的夜市,果真没有淡水应有的宁静夜色。“希望你心里的故事留给以前,从现在开始,用另一种态度来面对爱情,好吗?”

严震群的一字一句让赵尔芸无言以对。

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爱情呢?那段初恋,是她最美的记忆,怎能放弃?但是,五年的时间可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那个曾经对自己深情地说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杜醒文,难道也会像自己一样傻,痴痴等待这么多年吗?赵尔芸闭上眼,不敢想下去。

接着,严震群一言不发地载着沉默的赵尔芸在淡水的街道上逛了几圈,然后下车抽完一根香菸后,买了果汁上车;而赵尔芸只能就着片段而混乱的记忆静静地在车子里拭泪。

“哭过没有?喝点果汁补充水分吧;”严震群的体贴令赵尔芸惊讶。

“我没什么了?我们该回台北了吗?”赵尔芸低声地问。

“拜托,小姐,现在才九点钟,我还没向你做工作报告呢!”严震群发动车子。

“工作报告?什么意思?”赵尔芸觉得自己快被打败了。